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二

真宗皇帝紀二十四

天禧五年春正月丁丑朔御延慶殿見輔臣丁謂進曰伏承
聖躬已遂康復臣等不勝大慶然中外無事望寬宵旰之憂
上欣納之 乙酉司封員外郎章得象直史館祕書丞程琳
直集賢院前詔兩制舉詞學清素之士翰林學士劉筠龍圖
閣直學士呂夷簡知制誥張師德等以得象等名聞故召試
而命焉得象浦城琳博野人也得象本傳云楊億薦之召試
為直史館按實錄薦者乃無
億名傳又云億以
博知得象皆當考 癸巳以上疾稍平德音降天下死罪
囚十惡至死官典犯入已贓劫盜放火偽造符印論如律四
年秋稅殘欠並除之 丁酉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張士
遜為樞密副使依前兼太子詹事翰林學士劉筠見上
久疾丁謂浸擅權歎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表求外任

乃授右諫議大夫知廬州舊制學士罷職多為侍讀學士或
龍圖閣學士筠但除諫議大夫謂沮之也宰相擬他官為學
士 上曰皆不如李諮遂以命諮此據馮潔已 御史臺記 養象所言舊
管象四十六今止三頭望下交州取以足數詔知廣州段曄
規度有則進之不須宣索 二月丁未召輔臣觀書龍圖閣
給事中知河陽孫奭再表求停官養父 上嘉納之庚戌命
知兗州奭父時居鄆州兗鄆相邇故也 詔內外京朝官嘗
經考課不改官自後無私罪者俟及四年並與遷轉 庚午
以光祿寺丞孔聖佑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 三月戊戌
天章閣成群臣稱賀稱賀在庚子 今并書之 庚子 奉安御集御書
于天章閣遂宴輔臣于閣下 壬寅輔臣以天章閣成並進
秩丁謂為司空馮拯為左僕射曹利用為右僕射任中正為
工部尚書錢惟演為右丞王曾為吏部侍郎張士遜為給事

中初利用止加階邑謂等請與同遷命已下乃帖麻宣授范
東齊記事云曹利用先賜進士出身而後除僕射乃知進士
之為貴也如此不知鎮何所據附傳正傳俱無之當考
夏四月壬戌召近臣館閣三司京府官詣天章閣觀御書御
集遂宴羣玉殿 五月癸未詔皇太子讀春秋輔臣奏曰臣
等時入資善堂陪侍講席太子天姿英邁好學不倦親寫大
小字示臣等天然有筆法 上喜曰賴卿等輔導也輔臣皆
再拜 六月詔廣南路民訟命官不公者須本官在任及得
替未發事實干已及條詔許者乃得受理如已離任在路除
犯賊及私罪徒已上即委轉運提刑司體量證左明白非誣
陷者乃得追攝自餘咸飛驛以聞時侍御史燕肅言嶺南最
處遐遠攝官校更多務阿私命官輩順之以情則惠奸糾之
以法則聚怨其無良者或遭刑責或違請求伺其得替將到
闕廷因犯微豐興起訟詞官司不詳事理大小即行追對往

來萬里煙瘴之鄉或懼迢遞便即款伏以此負譴亦可憫傷
又有懼致此患務於因循者望行條約故有是詔肅益都人
也嘗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肅削木為牘民訟有連逮者書
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而至 己未國子監請以御製至
聖文宣王贊及近臣所撰十哲七十二賢贊鏤版詔可 秋
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先是司天測儀天曆當食之既前九
日 上避正殿分命中使詣宮觀寺院及坊市設道場祈禱
是日食四分而止司天言按唐正元八年十一月朔曆筭官
徐承嗣言當食八分測之及三分宣示朝堂編入史冊斯蓋
聖德廣大陽盛陰潛之慶翌日宰臣率百官詣閣門拜表稱
賀 戊寅新作景靈宮萬歲殿為 上本命祈福也 叅知
政事王曾自言幼孤育於季父故太子中舍致仕宗元及世
母嚴氏及是改葬請追贈官封詔從之 八月庚午賜近臣

御集并賜天下名山寺觀 九月先是宋綬等使還上虜中
風俗云綬等始至木葉山山在中京東微北自中京東過小
河唱叫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
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為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
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
耕種步射入山米獵其行如飛凡六十里至殺癩河館過惠
州城二重至低小外城無人居內城有瓦屋倉廩人多漢服
七十里至榆林館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自此入山少人居
七十里至訥都烏館蕃語山為訥都水為烏七十里至香山
子館前倚土山臨小河其東北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
白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渡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
人煙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曾於此過冬凡八十里至張
司空館七十里至木葉館離中京皆無館舍但宿穹帳欲至

木葉三十里許始有居人瓦屋及僧舍又歷榛荒草復渡土
河至木葉山本阿保機葬處又云祭天之地東向設氊屋署
曰省方殿廡皆以氊藉地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氊屋曰慶
壽殿去山尚遠垣帳在氊屋西北望之不見嘗出三豹甚馴
馬上附胡人而坐獵則以捕獸蕃俗喜罽魚設氊廬於河水
之上密掩其門鑿冰為竅舉火照之魚盡來湊即垂釣竿罕有
失者迴至張司空館聞國主在上河上罽魚以魚來饋是歲
隆慶卒隆慶初封常王及請盟改梁王後封秦國王又加秦
晉國王隆裕有子宗業封廣平王為中京留守改幽州幽都
縣為宛平縣其衣服之制國母與蕃官胡服國主與漢官即
漢服蕃官戴氊冠上以金華為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
遼人步搖冠之遺象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
服紫窄袍加義襪繫鞞鞞帶以黃紅色條裏革為之用金玉

水晶碧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紗帽無簷不撮雙耳額前
綴金花上結紫帶末綴珠或紫阜幅巾紫窄袍束帶丈夫或
綠中單綠花窄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以紫黑色為
貴青色為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弓
以皮為弦箭削樺為幹韉勒輕快便於馳走以貂鼠或鵝項
鴨頭為扞腰蕃官有夷離畢參聞國政左右林牙掌命令惕
隱若司宗之類又有九行官每官署使及部署掌領部族有
永興積慶洪義昭敏等名 丙戌宰相丁謂等上箋注釋教
御集三十卷詔賜謂及翰林學士晏殊管勾使臣器幣有差
羣僧賜紫方袍者十四人加師號者十人度童行七人 冬
十月戊申祥源觀成摠為屋六百一十三區 詔獎淮南江
浙荆湖發運副使周寔以其自春至冬運上供米凡六百餘
萬石故也 壬子輔臣以 上違豫浸久上表引漢宣帝唐

高宗故事請五日一御便殿及朔望坐朝春秋大宴及賜羣臣會並止就錫慶院如有軍國大事即非時召中書樞密院叅決其隻日資善堂議事及雙日中書樞密院早入並如舊又請自今慶節上壽皇太子押文武班悉從之十一月丁丑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太子少師平章事丁謂為譯經使兼潤文時譯經三藏法護等請依唐制命宰相充使故也甲申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王欽若有疾詔遣中使將太醫診視先是欽若累表請就醫京師未報丁謂密使人給欽若曰上數語及君甚思一見君第上表徑來上必不訝也欽若信之即令其子右贊善大夫從益移文河南府輿疾而歸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戊子責授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一官轉運使及河南府官皆被罪仍頒諭天下

十二月乙巳以內殿崇班皇甫繼明同勾管三館祕閣公事

咸平中初命劉崇超監三館祕閣圖籍其後因循與判館聯

署掌事時論非之崇超素與王欽若厚善丁謂為相惡之別

用繼明以分其權更號監圖籍曰勾當公事自是內臣遂與

大學士同職時論愈非之祥符八年十二月劉崇超始聯署掌事癸亥上作

歌賜皇太子獎其書翰日進也是歲契丹改年曰太平開

盡九天下戶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千三

百九十三萬三百二十所收租稅比至道未穀增一百七萬

五千餘碩錢增二百七十萬八千餘貫絹減萬餘疋絁減

九萬二千餘疋布增五十萬六千餘疋絲線減五萬五千餘

兩綿減一百一十七萬五千餘兩茶增一百一十七萬八千

餘斤芻茭減一千一百萬五千餘圍蒿減一百萬餘圍炭減

五十萬四千餘秤鵝翎雜翎增十二萬九千餘莖箭幹增四

十七萬隻黃蠟增五萬餘斤又輓八十一萬六千餘量麻皮
三十九萬七千餘斤鹽五十七萬七千餘碩紙十二萬三千
餘幅蘆葦三十六萬餘張大率名物約此其折變及移輸北
壤者視當時所須焉至道未上供錢一百六十九萬二千餘貫
金一萬四千八百兩銀三十七萬六千兩絲七十萬五千兩
綿四百九十七萬兩紬三十七萬九千疋絹一百七十萬八
千疋純五萬二千疋布一百一十萬六千疋又權利所獲總
一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餘貫國家率三歲一親郊祀共計
緡錢常五百餘萬貫太半以金銀絞綺純絹平其直而給之
大凡邦國內外舉一歲之費錢一千六百九十三萬餘貫金
一萬四千八百七十兩銀六十二萬餘兩絹三百三十三萬
三千餘疋紬九十萬三千餘疋純五萬九千餘疋綿七百四
十五萬兩絲線一百六十四萬兩布二百六萬三千餘端粟

二千一百九十四萬石芻二千二百萬六千園舉一歲京城
給文武官三班使臣及諸司人等奉錢四萬五千八百餘貫給
以他物者九萬一千四百餘貫祿粟五萬一千餘碩糧五十
四萬二千餘碩騎軍一歲給錢六十八萬餘貫都虞候以上
祿粟一萬四千餘碩糧一百一十八萬餘碩步軍一歲給錢
七十一萬餘貫祿粟七千八百餘碩糧一百八十二萬九千
餘碩大抵若此而亦有盈縮焉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
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獲錢二千六百五十三萬餘貫
金萬四千四百餘兩銀八十八萬三千九百餘兩絲四百一
十七萬二千餘兩綿一千八百九十九萬一千餘兩絹一百
五十五萬二千餘疋紬九百四十一萬五千餘疋綾三十四
萬四千餘疋純一十三萬七千餘疋紗縠二萬五千餘疋錦
綺二萬八千餘疋布三百五萬七千餘疋茶七十六萬餘斤

鹽二十六萬三千八百餘席香藥真珠犀象七十餘萬斤條
片顆竹木發箔三百六十餘萬條片五穀二千九百八十三
萬餘碩草三千萬餘圍木炭薪蒿千餘萬斤束總費錢二千
七百一十四萬餘貫金一萬三千五百餘兩銀五千八萬餘
兩絲三百六十三萬二千餘兩綿一千六百五十萬餘兩紬
七十六萬四千餘疋絹四千一百七十三萬七千餘疋綾十
萬七千餘疋絁五萬二千餘疋羅二萬七千餘疋紗縠一萬
一千餘疋錦綺六千七百餘疋布一百二十九萬七千餘疋
茶三十六萬六千餘斤鹽十一萬八千餘席香藥真珠犀象
五十二萬三千餘斤條片顆竹木發箔一百二十三萬二千
餘條片五穀三千四百五十八萬二千餘碩草三千四百五
十八萬三千餘圍木炭薪蒿四百五十萬餘斤束景德郊祀
七百餘萬東封八百五十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

丁謂為三司使嘗著景德會計錄以獻特領使亦繼為之凡
舉大禮有司皆籍當時所費以聞必有優詔獎焉 鹽有二
類引池而化者周官所謂鹽監也今謂之顆鹽或煮海或煮
井或煮鹹而成者周官所謂散鹽也今謂之末鹽引池為鹽
曰陝西解州解安邑兩池墾地為畦引池沃之水耗鹽成籍
州及旁州民給役謂之畦戶總三百八十戶復其家戶 歲
出夫二謂之畦夫歲給戶錢四萬日給夫米二升歲二月墾
畦四月引池為鹽八月而止募兵百人目為護寶都以巡邏
之煮海為鹽曰京東河北淮南兩浙福建廣南凡六路其煮
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竈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
受錢或折租賦兩浙又役軍士煮焉在京東曰密州登州三朝
志但載密州壽洛場歲煮三萬二千餘石兩朝志又增河北
登州今從兩朝志而並不書蓋數蓋兩志數亦不同也 河北
曰滄州濱州三朝志亦 淮南曰通泰楚海州連水軍兩浙曰

杭秀温台明五州福建曰福漳泉三州興化軍三朝志無漳泉興化軍

廣南曰廣潮惠廉化瓊崖儋萬安九州三朝志廢於雍熙四年兩朝志仍有

之兩朝志有化州三朝志無之三朝志又有高竇春雷融五州兩朝志乃無之煮井則川峽四路大

為監小為井監則置官井則募土民或役衙前主之益州路

則陵綿邛眉簡嘉雅漢八州兩朝志無漢州梓州路則梓資

遂合戎榮果普昌渠瀘十一州富順監三朝志無合戎榮渠五州疑本或脫略也

利州路則閬州夔州則夔忠達萬黔開渝七州雲安軍大寧

監三朝志無渝州煮鹽則河東并州之永利監凡顆鹽末鹽皆以五

斤為斗顆鹽賣價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末鹽

賣價每斤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三十一等至道末賣顆鹽錢

七十二萬八千餘貫末鹽二百六十二萬餘貫云 錢幣之

制有銅鐵二等凡鑄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

江州曰廣寧建寧府曰豐國每千錢用銅三斤十四兩鈔一

斤八兩錫八兩成重一斤惟建寧府增銅五兩減鈔如其數

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末至二百八十三萬貫大中祥

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一百五萬貫鑄鐵錢有三監邛

州曰惠民嘉州曰豐遠興州曰濟眾益州雅州舊有監後廢

之大錢貫重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歲鑄總二十一萬餘貫

銅錢行於天下鐵錢止於川峽 凡產金有商饒歙撫四州

南安軍兩朝志有登萊商饒汀六州却無歙撫南安產銀有桂陽開寶龍焙三監

又五十一場在饒虔信建昌越衢處道福漳汀南劔邵武南

安廣韶連英南恩春秦興元等州軍府兩朝志無處道廣南恩興元五州府却增

陝號高隴柳衡泉七州產銅有三十五場在饒處建英信南安汀漳邵

武南劔等州軍又一務曰梓州之銅來兩朝志增虔泉韶三州却無處州南安軍

產鐵有四監曰徐州之大通利國兗州之莢蕪相州之利成

萊蕪廢於大中祥符七年又河南鳳翔號同儀蕪黃表英州

興國軍有十二冶晉磁鳳澧道渠合梅陝耀坊虔吉汀州有

二十務信鄂建連南劔邵武等州軍有二十五場兩朝志無

晉道梅耀坊鄂九州府產錫有九場在河南之長水及虔南

康道賀潮循等州軍兩朝志增商號二州產鉛有三十六場

在衢越建南安英春韶汀漳南劔邵武等州軍兩朝志無建

州却增信水銀四場在秦階商鳳州兩朝志朱砂二場在商

宜州三朝志云三場其稱富至道末天下歲課金若干兩此

當求別本三銀十四萬五千餘兩銅四百一十二萬餘斤鐵

朝史志偶脫銀十四萬五千餘兩銅四百一十二萬餘斤鐵

五百七十四萬八千餘斤鉛七十九萬三千餘斤錫二十六

萬九千餘斤天禧末金一萬兩銀八十八萬三千餘兩銅二

百六十七萬五千餘斤鐵六百二十九萬三千餘斤鉛四十

四萬七千餘斤錫一十九萬一千餘斤水銀二千餘斤朱砂

五千餘斤然金銀除坑冶丁稅和市外課利折納互市所得



皆在焉至道中兩京諸州收榷酒歲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

四千餘貫鐵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十

八萬貫天禧末榷課銀錢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

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賣麴錢增三十九萬一千貫關市

津渡等稅中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萬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三之一

真宗皇帝紀二十五之一

乾興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詔改元移今年南郊恩賞就一月朔頒行始命道士建道場于天安殿輔臣遞齋宿焚香上疾愈侵也刑部員外郎直史館陳從易為荆湖南路輔運使從易好學強記為人激直少容喜別白是非多面折人或戒以與人大盡從易終不變王欽若最善之嘗謂人曰數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懌及廢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往見欽若者於是從易將欲過之遇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願使湖外者非獨為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耳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即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知我者留從易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聽歸館須汴通乃行館中待闕自從易始初從易坐薦送別

頭進士失實奪一官以父老求鄉郡宰相寇準惡其疎已除吉
州從易因對自言改福州未行遭父喪及使湖外準時貶道
州謂又謂從易曰廬陵之事可釋憾矣從易對曰當以故相
事之耳謂有媿色其行志多類此 二月庚子朔 上御正
陽大赦天下恩賞悉依南郊例水災州軍悉除其民逋租流
民復業者例外更免其科納差役仍貸以糧種 又詔自今
中外所上表章省去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真實運又德武
功上聖欽明仁孝之號羣臣再表請復稱之不允乃別上尊
號曰應天尊道欽明仁孝癸卯詔從之然亦不果受冊 甲
寅對宰相于寢殿之東偏 上不豫浸劇宰相進曰聖體未
和過於憂軫無乃以 皇太子春秋尚富否 上頷之數四
宰相又曰 皇太子聰明睿智天命已定臣等竭力奉之况
皇后裁制於內萬務平允四方向化敢有異議乃是謀危宗

社臣等罪當萬死上甚悅自 上不豫以來太子出則監
涖軍國入則省視醫藥 皇后悉傾宮閣中粧具財用遣使
詣道宮佛寺天下名山勝境為 上祈福者不可勝紀 上
每言皇后所行造次不違規矩朕無憂也太子動息后必躬
親調護暫去左右則繼遣詢問至於乳保小臣皆輟勤愿歲
父者旦夕教其恭恪而太子純孝之德亦由天賦非常情所
及焉 蔡夔州直筆載 上疾大漸大臣扣閣問候乃以指點
存惟見之候三人已建儲方年十三觀 上意蓋有所屬五
出三指只說三五日來疾勢稍退別元它意謂官家展五
或政當此日執疑不取着御氏聞見錄云 意謂官家展五
李文定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不肯出宰執幼冲宗大漸
者有威名以問疾祈禳宿內殿時不肯出宰執幼冲宗大漸
偶翰林司以金孟貯熟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
水盡黑令特去王時文定大驚斥其有或指他相則不可知
大抵類此按當此時文定大驚斥其有或指他相則不可知
按疾至內庭實錄元嚴固不留宿禁中恐邵氏誤耳今不取
真宗未崩以前元嚴固不留宿禁中恐邵氏誤耳今不取

戊午 上崩於延慶殿 仁宗即皇帝位遺詔尊 皇后為
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軍國事兼權取 皇太后處分
百官見 上于延慶殿之東楹遣內殿承制閣門祗候薛貽
廓告哀契丹京城內外並增兵衛罷工役 初輔臣共聽遺
命於 皇太后退即殿廬草制軍國事兼權取 皇太后處
分丁謂欲去權字王曾曰政出房闈斯已國家否運稱權尚
足示後且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乃止曾又言尊禮淑妃太
遽須他日譏之不必載遺制中謂佛然曰參政願欲擅改制
書耶曾復與辨而同列無助曾者曾亦止時中外洶洶曾正
色獨立朝廷賴以為重 二事據王曾言行錄曾本傳無之
后意謂檢人必不能爾或謂竄逐後羞悔前作猥竊曾語
為已力欲欺世盜名而史官誤信之今不取言行錄又云尊
淑妃為皇太妃亦謂所增遺制本無之則恐不然若遺制果
無曾豈容不力辨蓋曾未欲遽行將執奏而謂沮止曾耳曾
復言此事宜不謬但記錄者偶失之固當取其可信者江休
復雜志亦云 真宗上僊明肅召兩府入論之一時號泣明

頃池日識之 識者作議

肅曰有日哭在且聽處分議畢王文正作參政秉筆至淑妃
為皇太妃卓筆曰適來不聞此語丁崖州曰遺詔可改即衆
亦不敢言明肅亦欲論之始惡丁而嘉王之直按雜志與言
錄略同然丁謂強欲加拂明肅耳於淑妃何取焉若明肅
未見此語謂安敢強增詐乃竟恐江氏亦傳聞未審今不取
未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官一等優賞諸軍山陵諸
費無以賦民京朝官服緋綠及十五年者並與改賜服色改
賜服色以十五年為限登極用東封西祀例自此始詔有司
議尊禮涇王元儼及諸皇親優加恩命羣臣詣東上閣門上
表請聽政又詣東門請 皇太后延對輔臣皆批荅不允表
三上乃從之 庚申命宰臣丁謂為山陵使 先是輔臣請
皇太后所御殿 太后遣內侍張景宗雷允恭諭曰 皇帝
視事當朝夕在側何須別御一殿也乃今二府詳定儀注王
曾援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 太后坐左 皇帝坐右 垂簾聽政
既得旨而丁謂獨欲 皇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 太后與

帝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
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官者禍端兆矣謂不聽癸亥 太后
忽降手書處分盡如謂所議蓋謂不欲令同列預聞機密故
潛結允恭使白 太后卒行其意及學士草辭允恭先持示
謂閱訖乃進 甲子始聽政 丙寅宰臣丁謂加司徒馮拯
加司空樞密使曹利用加左僕射並兼侍中參知政事任中
正加兵部尚書王曾加禮部尚書樞密副使錢惟演加兵部
尚書張士遜加戶部侍郎王曾謂丁謂曰自中書令至諫大
夫平章事其任一也樞密珥貂可耳今主幼母后臨朝君執
魁柄而以數十年曠位之官一旦除授得無公議乎謂不聽
楚王元佐加兼江陵牧涇王元儼加太尉中書令兼尚書令
進封定王充鎮安忠武節度使賜贊拜不名 戊辰貶道州
司馬寇準為雷州司戶參軍戶部侍郎知鄆州李迪為衛州

團練副使仍播其罪於中外準坐與周懷政交通迪坐朋黨
傳會也始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
恐亦未免爾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曾踧然懼遂不復爭知
制誥宋綬當直草責詞謂嫌其不切顧曰舍人都不解作文
字耶綬遜謝乞加筆削謂即用已意改定詔所稱當醜徒干
紀之際屬 先皇違裕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皆謂語也
江休復云呂文靖作三字日值旬假丁晉公宅會客忽來招
遂趨往至則懷中出詞頭簾外草寇謝再三乞化筆增損之
不憚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呂遜謝再三乞化筆增損之
注兩聯曰當孽豎亂常之日乃先皇違裕之初罹此震驚遂
至沉劇按呂夷簡天禧四年九月自知制誥改龍圖閣直學
士樞密開封府夷簡在舍人院矣又下詔責龍圖閣直學
龍川別志當直草責詞謂嫌其不切顧曰舍人都不解作文
綬草責詞從之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
宋議曰羅比震驚遂至沈頓乃叙說周懷政謀反事準坐與
爭責曰羅比震驚遂至沈頓乃叙說周懷政謀反事準坐與
李迪等語當是宋綬為臣不忠迪則云附下濟惡並元春秋及
漢法等語當是宋綬為臣不忠迪則云附下濟惡並元春秋及
同耳雁此震驚遂至沈頓乃叙說周懷政謀反事準坐與

改通謀迪生傳會準初不叙爭議上前事也蓋迪與準同責而別志偶不及準故妄以爭議事附着之然爭議亦何至震驚沈頓乎謂惡準迪必欲置之死地遣中使齎敕就賜二人

中使承謂指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示將有所誅戮狀至道州準方與客宴客多州吏也起逆中使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不荅衆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即從錄事叅軍借綠衫着之短纜至膝拜敕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道險不能進州縣以竹輿迎之準謝曰吾罪人得乘馬幸矣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爲之泣下既至吏獻以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爲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今日思之人生得喪豈偶然耶中使至鄆州迪聞其異於他日即自裁不殊其子東之救之乃免人往見迪者中使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臬府而棄捐

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邪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迪由是得全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筆墨記事爲輕重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始中使迫迪上道通判鄆州范諷輒留數日爲治裝祖行諷正辭子也諷先知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阡陌不復辨民數爭不能決諷爲手書分別疆理民皆持去以爲定券無復爭者後通判淄州歲旱蝗他穀皆不立民以蝗不食菽猶可執而患無種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不可諷曰有責令無與也即貸三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鄆州承詔塞決河募民入芻楨而城邑與農戶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若農民必大困且詔書使度民力今則均取之此有司誤也即改符使富人輸三之一因請下諸州以鄆爲率朝廷從其言 宣

徽南院使鎮國軍留後曹瑋責授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時任鎮定都部署丁謂疑瑋不受命詔河北轉運使侍御史韓億馳往收其兵先是億嘗受詔為向敏中諸子折私財丁謂使所親諭億欲市向氏長安華嚴川田億至向第面戒諸子曰土田衣食之原決不可鬻由是忤謂意謂欲緣是并中億而瑋得詔即日上道弱卒十人不以弓韋矢箠自隨謂卒不能加害 三月壬申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李及知杭州及性清介所治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惡錢塘風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 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魯宗道權判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為姦狀於是多釐改之又悉書科條揭於廡下以便選人 丙子賜羣臣御

飛白書各一軸 上始未嘗為飛白書一日至 真宗靈御前見所陳飛白筆遂取而試書體勢道勁有如夙習因以分賜焉 戊寅中書請自禪祭後隻日於崇政殿或承明殿視事雙日如 先帝故事前後殿皆不坐詔雙日雖不視事亦當宣召近臣入侍講讀真不廢學也 乙酉作受命寶其文曰恭膺天命之寶命參知政事王曾書 丙戌出內藏庫銀二十萬兩錢三十萬下諸路又出錢三十萬貫下三司許商人入便於河北助給軍費 庚寅初御崇德殿聽朝 皇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丁謂等奏曰屬者 太后受遺總政群情協寧實天命所定 太后遣內侍荅曰 先帝升遐內外晏然皆卿等夙夜盡忠謂等各再拜 夏四月辛丑 贈皇叔祖秦王庭美為太師尚書令夔王光贊為中書令皇伯魏王德昭岐王德芳皇叔安王元傑曹王元偁

並為太師鄆王元份為陳王鄧王元偃為密王信都郡王德
彝并為穎川郡王皇兄周王惟佑為中書令南陽郡王惟吉為
太尉恭孝太子元偉改謚昭成史官曰按禮經既葬言謚蓋謂陳其行迹錄以為名爵公
叔文十卒其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
者是皆改行於闔棺之後請謚於會葬之際也恭孝薨逝近
三十年當時節惠尊名既定矣又恭孝之稱亦云美矣今乃
易號為褒寵之恩非舊典也先時臨御之初但加贈兄叔諸
王官秩今循此制可矣掌札者不能
授古抗執時論惜之此據會要附見 壬寅以光祿寺丞尉
氏馬季良家本茶商劉美女婿也於是召試館職 太后遣
內侍賜食促令早了主試者分為作之此據江休復雜志十
戊午加贈 皇太后三代父太師尚書令通為彭城郡王母
徐國太夫人龐氏為越國太夫人兄昭德節度使兼太尉美
為侍中 真宗時選人試身言書判者第推恩上即位亦
用前法壬戌特詔曰國家思皇政經詳覈吏治 先朝念碩
入之士或淹常選而以四事程其能朕承統緒循用舊典間

然群彥來萃是塗乃命從臣精加詳考或擢升京秩或序進
賓筵或錫優資使處便地或假階勲以示甄寵其令翰林學
士李諮與吏部流內銓以成資闕差礙於是前懷安軍判官
宋若谷等六十五人咸遷官改京秩者六人最下者猶注近
地成資闕後率以為常其試判用銓奏每道刑名具為通七
分以下為粗不滿三分為下又考碎理書札之次書于卷首
優稍優次低次紕繆凡五等二通一粗而碎理書札俱優為
上一通二粗或二通一不而碎理書札並稍優為中三粗或
二粗一不二不一粗而碎理書札俱次或低次紕繆為下碎
理無所取而刑名通書札優亦中下其超資加階循資殿年
如舊制判中下二不一粗碎理書札低次紕繆者注文闕官
五月丁丑詔先朝日曆起居注未上者亟修纂之蓋自大中
祥符元年後史官失於撰集故也 中書言舊制翰林醫官

圖畫琴碁待詔轉官止光祿寺丞遇恩但加階勳而已天禧四年乃遷至中允贊善洗馬同正請自今轉官勿踰此制唯遇特恩即至國子博士不入少卿監從之六月己亥朔翰林學士承旨李維上大行皇帝謚曰文明章聖元孝廟號真宗吏部流內銓言天下州縣官期滿而未代者八百負辛丑詔免守選人擬以代之又謂輔臣曰比聞川廣幕職州縣官有過期未代者豈人情所樂耶其令吏部流內銓亟選代契丹主聞真宗崩集蕃漢大臣舉哀號慟因謂其宰相呂德懋曰與南朝約為兄弟垂二十年忽報登遐吾雖少兩歲顧餘生幾何因復大慟又曰聞嗣皇尚少恐未知通好始末苟為臣下所間奈何及薛貽廓至具道朝廷之意契丹主喜謂其妻蕭氏曰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中國乃設真宗靈御於范陽憫忠寺建道場百日下午令國

中諸犯真宗諱悉易之遣殿前都點檢崇義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來祭奠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來弔慰左金吾衛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延休弔慰皇太后丁巳使者入奠大行神御于滋福殿既而進慰書于東廂復承明殿進蕭氏書及其還也又辭大行于滋福殿退詣崇德殿閣門使宣太行遺旨曰兩朝觀好務以息民繼及子孫永存誓約又詣承明殿辭皇太后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程琳接伴契丹弔慰使者使者將至問於皇太后謂琳曰昔先帝嘗與承天太后通使今皇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為兄弟則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乃嫂也禮不通問使者語屈庚申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押班雷允恭伏誅允恭既與丁謂交結謂深德之允恭

倚謂勢日益驕恣無所憚始官官以山陵事多在外允恭獨留不遣自請於太后太后不許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後而獨不得効力於陵上敢請罪太后曰吾非有所靳於汝也顧汝少而寵幸不歷外任今官品已高近下差遣難以使汝若近上名目汝不知法禁妄有舉動適為汝累允恭泣告不已時按行使副及修奉都監既受命踰旬矣乃特命允恭與張景宗同管勾山陵一行事三月乙亥允恭馳至陵下判司天監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何不用中和曰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當即用之中和曰山陵事重按行覆驗時日淹久恐不及七月之期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妄有不從允恭素責橫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

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不可而重逆允恭意無所可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謂決語入誑太后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工役甚艱衆議籍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節度使夏守忠為修奉山陵部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以待命時五月辛卯也謂庇允恭猶欲遷就成之不敢以實聞癸巳入內供奉官毛昌達還自陵下具奏其事太后即使問謂謂始請復遣按行使藍繼宗副使王承勛往參定乙未太后又遣內侍押班楊懷玉與繼宗等俱丙申又遣入內供奉官羅崇勳右侍禁閣門祗候李惟新就鞏縣劾允恭罪狀以聞允恭欲自持所畫山陵圖入奏詔不許是月辛丑又遣內殿承制馬仁俊同鞠允恭癸卯又遣龍圖閣直學士權

知開封府呂夷簡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魯宗道入內押班
岑保正入內供奉官任守忠覆視皇堂既而咸請復用舊坑
乃詔輔臣會謂第議明日特命王曾再往覆視并祭告謂請
俟曾還與衆議不異始復役詔復役如初唯皇堂須議定乃
修築曾卒從衆議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庫金三千一百一
十兩銀四千六百三十兩錦帛一千八百疋珠四萬三千六
百顆五五十六兩及當進皇堂犀帶一藥金七十兩又坐嘗
令取玉帶賜輔臣而竊取其三於是杖死于鞏縣籍其家弟
侍禁寄班祗候允中決配柳州編管那中和貸命決配沙門
島坐決配者又十七人 初丁謂與雷允恭協比專恣內掖
太后同列無如之何 太后嘗以 上卧起晚令內侍傳旨
中書欲獨受群臣朝謂適在告馮拯等不敢決請謂出謀之
及謂出力陳其不可且詰拯等不即言由是稍失 太后意

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 太后滋不悅允恭既不獄王
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而未得間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
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
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 太后
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辨於簾前未退內侍忽捲簾曰相公
誰與語駕起矣矣謂皇恐不知所為以笏叩頭而出癸亥輔
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謂獨不與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
曰當致力無大憂也馮拯熟視惟演惟演跋踏及對承明殿
太后諭拯等曰謂身為宰相乃與允恭交通因出謂嘗託允
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于謂求管勾皇
城司及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
議定故皆可其奏近方識其矯誣且營奉 先帝陵寢所宜
盡心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 先帝登遐政事

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
奸此宗社之福也 太后怒甚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
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且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
山陵事耳 太后少解令拯等即殿隅議降黜之命任中正
言謂被 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
罪宗廟尚何議耶乃責謂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
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
天下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具有禍心也
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政歲久要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而
公論不以為過也 乙丑兩浙轉運司言湖秀二州湖田生
聖禾頗濟飢民 丙寅參知政事任中正罷為太子賓客知
鄆州坐營救丁謂故也中正弟中行中師并坐降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三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三之二

真宗皇帝紀二十五之二

乾興元年秋七月辛未馮拯加司徒曹利用加武寧節度使
王曾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呂夷簡為給事中曾宗道為右諫
議大夫並參知政事宗道為人剛正嫉惡少容遇事敢言不
為小謹為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 真宗亟
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果自酒肆來使者先約曰即上怪公
來遲何以為對宗道曰第以實對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
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 真宗果問使者具以
宗道所言對 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
無杯杓故就酒家飲帝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 太后太
后識之於是并夷簡皆首蒙擢任 禮儀院言大行山陵禮
畢 莊穆皇后郭氏嘗母儀天下禮當升祔 莊懷皇后潘

氏本從藩邸追命上當饗於后廟詔集議尚書省學士承旨
李維等請如禮儀院所定詔恭依 丙子樞密副使錢惟演
為樞密使惟演舊位王曾上曾既入相亦正惟演使名故事
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但以兵部尚書充使有司失之也
太平興國八年九月石熙載初以文資正官充使不知帶檢校官否當考 戊寅詔 真宗陵名曰
永定始丁謂請名陵曰鎮及謂貶馮拯謂三陵皆有永字故
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縣名也 宣祖陵止名安陵又不知
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追改 翼祖陵為靖陵議者譏拯不
學當時無正之者 譏拯不學此據會要 輔臣三上表請 皇太后遵遺
制每五日一臨便殿依先定儀注許令中書樞密院奏事與
皇帝共加裁酌 皇太后不許復上 皇帝表乃從之 先
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
款通謂嘗教言乃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

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
真宗崩引入禁中及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
其家山洞中乃復教云 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
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二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
涉妖誕辛卯再貶謂崖州司戶參軍諸子並勒停祀又坐與
德妙姦除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其弟
誦說諫悉降黜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
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
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 綬猶當制即草詞
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
逐準京師為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
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皆為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
也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

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使縱博母得出伺謂
行遠乃罷 壬辰詔中外臣寮有曾與丁謂往來者一切不
問時遣侍御史方謹言籍謂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
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謹言莆田人也 癸巳御崇政
殿閱諸軍轉負凡三日而畢樞密副使一負宿本院三日進
宣而給之 國朝殿前司捧日天武馬軍司龍衛步軍司神
衛謂之上四軍軍各左右廂每廂各有都指揮使一負廂各
三軍每軍五指揮一軍各有都指揮使一負都虞候副之捧
日天武龍神衛又有第四軍處所退年高者無都指揮使止
有都虞候殿前司又有神勇宣武驍騎各上下軍軍十指揮
又有寧朔驍勝各十指揮虎翼左右五軍軍十指揮并有都
指揮使都虞候馬軍司則有雲騎武騎各十指揮步軍司則
有虎翼左右各五軍軍十指揮每軍各有都指揮使一負都

虞候副之每遇大禮後各以次遷補凡軍校遷至軍都指揮
使又遷則遙領刺史又遷為廂都指揮使遙領團練使負溢
即從上落軍職為正團練使刺史之本任或為他州部署鈐
轄其老疾若過失者為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副都軍頭
隸軍頭司甚者黜為外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甲午輔臣請
皇太后 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凡軍馬機宜及臣下陳乞
恩澤並呈稟取旨若常事即依舊進入候印畫付外或事從
別旨有未可行者即於御前納下再俟處分從之 八月壬
寅以禮部郎中知制誥張師德為契丹妻蕭氏生辰國信使
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忠輔副之虜妻生辰專遣使始此趙忠
見試校書郎前知臨海縣館閣校勘錢仙芝為大理評事故
事試銜雖覃恩無改官者以仙芝貼職文館特遷之乙巳
上與 皇太后御承明殿垂簾決事始用王曾議也宰相率

百官拜表稱賀 太后哀慟久之令內侍宣諭曰候 上春秋長即當還政馮拯等言 太后臨朝蓋先帝顧命之託也拯繼丁謂為首相頗欲躡謂故迹王曾獨曉以禍福且逆折之拯不敢肆是事一決於兩宮初謂定 太后稱予謂敗中書與禮儀院參議每下制令稱予而便殿處分事稱吾 太后詔止稱吾 王曾折馮拯此據 富弼所作曾行狀 九月己巳詔伎術官自今不得如京朝官用考課遷陟先是司天監丞徐起等言遇先帝御樓及 上即位止遷一官願如京朝官例遷兩官朝廷惡其倖遂條約之己卯 上與 皇太后諭輔臣曰前後所降天書皆 先帝尊道奉天故靈貺昭荅今復土有日其刻玉副本已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元降真文止於內中供養則先意可見矧殊尤之瑞專屬 先帝不可留於人間當從葬永定陵以符 先旨用王曾呂夷簡之議也 天書從葬永定陵據國史

實呂夷簡建議魏泰東軒雜記則以為王曾今兩存之

戊子召輔臣出政要十卷泣

而示之曰朕恭閱 先帝聖政紀掇其事之要者纂為此書將以納於皇堂也 辛卯靈駕發引 上不視事者十日其後雖視事猶御便殿初有司請悉壞靈駕所經道路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侍御史知雜事謝濤言 先帝東封西祀儀物大備猶不聞有所毀撤且遺詔務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 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 太后不可 上時與 太后俱坐閣中乃言曰城門卑者當毀之民居不當毀也 太后以為然 冬十月己酉葬 真宗文明章聖元孝皇帝于永定陵 己未祔 真宗神主于太廟廟樂曰大明之舞以莊穆皇后配饗仍詔立莊穆忌初 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覆神主參知政事呂夷簡言此未足以報 先帝也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 太后遠姦

邪獎忠直輔導 皇帝成就聖德則所以報 先帝者宜莫若此甲子 上與 皇太后始復御承明殿翰林學士晏殊等言先朝楊億再為學士班錢惟演上今新除學士劉筠天禧中已入翰林請如故事序班臣等之上從之其後率如此例 十一月丁卯朔樞密使錢惟演罷為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離之與為婚姻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直學士題名石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萌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馮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實太后姻家不可預政請出之乃出惟演為鎮國留後即日改今命惟演至河陽嘗請曲賜鎮兵特支錢 太后將許之侍御史知雜事蔡齊曰賞罰者上之所操非臣下所當請且天子新即位惟演連姻后家乃私諸偏賞以自為恩必搖衆心不可許即劾惟演罷賜錢 戊

辰以李沆王旦李繼隆配饗 眞宗廟庭 翰林學士劉筠為御史中丞先是三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舉舊儀榜三院門令臺屬各舉糾彈之職毋白丞雜知 癸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翰翰林學士晏殊修 眞宗實錄尋復命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知制誥宋綬度支副使陳堯佐同修仍令內侍諭以一朝大典當謹筆削之意 乙亥以 皇太后生日為長寧節中書言前一月百官就大相國寺建道場罷日賜會於錫慶院禁刑及屠宰七日前三日命婦進香合至日詣內庭上壽三京度僧道比乾元節三分之一而罷奏紫衣師號詔進奉上壽候 眞宗喪制畢餘從之初輔臣及禮官請一如乾元節例而 太后多所裁損故中書更為此奏 禮儀院奏制 太后所乘輿名之曰大安輦具 太后出入鳴鞭儀衛凡御龍直總五十四人骨朵直總八十四人弓箭直

弩直各五十四人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各五十六人禁衛皇城司二百人寬衣天武二百人儀衛供御輦官六十二人寬衣天武百人其侍衛諸司應奉悉如乘輿 庚辰判國子監孫奭言知兗州日於文宣王廟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自後從學者不減數百人臣雖以俸錢贍之然常不給自臣去郡恐漸廢散伏見密州馬老山講書太學助教楊光輔素有經行望特遷一官令於兗州講書仍給田十頃以為學糧從之遂以光輔為奉禮郎 諸州給學田蓋始此 辛巳始御崇政殿西閣召翰林侍講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蕪侍講馮元講論語侍讀學士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王曾以 上新即位宜近師儒故令奭等入侍 上在經筵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床則奭拱立不講每講體貌必莊 上亦為竦然改聽 壬午以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

丞張知白為樞密副使 國子監舊制皆用近臣及宿儒典領近歲頗任貴游子弟之初仕者與管庫資序略均壬辰始命馮元同判國子監仍詔自今毋得差補蔭京朝官 十二月丙申朔御史中丞劉筠言比歲京朝幕職州縣官乞換右職皆以父母年高規免持服自今須皆亡者乃聽從之 甲辰詔輔臣崇政殿西廡觀侍講學士孫奭講論語既而上親書唐賢詩以分賜焉自是每召輔臣至經筵多以御書賜之 京城穀價翔貴戊申出常平倉米分十四場賤糶以濟貧民 庚戌中書言審官院嚮以貧多闕少三年而代者減一年三十月而代者減十月請復如舊制從之 丁卯詔應典賣田產影占徭役者聽人告以所隱田三之一予之鄉材不得增置酒場其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它人雖欲增課以售勿聽主者欲自增課委官吏度異時不至虧負然後上聞初

上封者言州縣力役煩重多典賣田產入形勢之家以規避徭役又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羣飲教節用之義故條約之 開封府判官王博文幼喪父其母改適人及母死博文謂古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解官而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為非禮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三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四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紀一

天聖元年春正月丙寅朔 皇太后詔改元 上讀詔號泣

者父之謂左右曰朕不忍遽更 先帝之號也 壬午以度

支副使兵部員外郎陳堯叟為知制誥史館修撰故事知制

誥皆先召試於中書堯佐預修 真宗實錄特免試焉 自

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強相繼降附 太祖

太宗因其畜藏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

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縉之

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

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耗蠹中

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

權三司使李諮嘗奏事兩宮言天下賦調有常今西北寢兵

二十年而邊餽如故它用浸廣戍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
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寬歛厚下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
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
天下穀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
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
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
民是以物價益高民力積困也陛下試以景德中西戎內附
北虜通好最盛之時一歲之用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
冗財用之盈縮力役之多寡擇道之增減較之可知其利害
也况自天禧以來日侈一日又甚于前夫庖不盈者漏在
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宜知其有損於彼無益於此與公
卿大臣朝夕圖議而救正之 上納其言癸未命御史中丞
劉筠提舉諸司庫務薛貽廓與三司同議裁減冗費 又詔

中書樞密院同議塞滑州決河

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

由山間則不能為大患及出大岨走東北赴海更平地二千
餘里禹迹既堙河并為一而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
川衆流之所會時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之所以備河者亦
益工矣岸汨則易摧故聚芻藁薪條枚實石而緹之合以為
埽凡埽之法若高十尺長八尺其筭以徑圍各折半因之得
積尺七千五百則用薪八百圍史藁作薪五百圍芻藁二千四百
圍所謂葦索心索底筭搭筭箍首索於簽椿磕概拐概拽後
概其多寡稱所用若大小廣度不同則隨時損益之而亦視
此為率焉故凡置埽必依水之深度岸之高或疊二疊三四
一埽之長居岸二十步而岸長或數百步或千餘步埽壞輒
牽連而去又置埽以補救之其費動為緡錢數萬凡埽初下
水曰撲崖居上而捍水曰爭高闕地置之以備水曰陷埽埽

實墊為亡所患浮喘則危其卷婦之器則有制脚木制木進木拒馬短長木籬大小石籬雲梯引檝推梯卓斧綿索鼓旗所以科工作而為號令之節凡度役事負六十斤行六十里為一工土方一赤重五十斤取土二十步外者一工二十五赤上接邪高皆折計之水背向不常則埽各從地而易自河入中因本志附此李清臣史藁載埽法尤詳本志刪取之國朝惟川峽廣南茶聽民自賣買禁其出境餘悉摧犯者有刑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壽光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採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官悉市之其售於官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百姓歲輸稅者亦折為茶謂之折稅茶揔為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

則荆潭鼎澧鄒岳歸峽八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劔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餘則官悉市而斂之總為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皆轉輸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蘄口為六摧貨務凡民欲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摧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謂之交引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入金帛者計直予茶如京師凡茶入官以輕估其出以重估縣官之利甚博而商賈買輸於西北以至散於夷狄其利又特厚焉縣官鬻茶歲課緡錢雖贏縮不常景德中至三百六十餘萬此其最厚者也然自西北宿兵既多饋餉不足因募商人入中芻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象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

於兵食欲廣儲峙不受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師坐賈號交引鋪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畜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以核之然不能無弊本志 癸亥詔曰三路軍儲出於山澤之利比聞移用不足二府大臣其經度之乃命三司使李諮御史中丞劉筠入內副都知周文質提舉諸司庫務王臻薛貽廓及三部副使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寶錄

丁亥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庚寅計置司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纔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因請罷三說行貼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寶錄三月辛卯會要同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會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寶錄其入錢以射六務茶

者如舊制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萬給海州荆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為蘄口漢陽并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於它州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荆南增為八萬六千真州無為蘄口漢陽增為八萬會要三月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佑度地里遠近增其直以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師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它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實錄五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說李諮等新立見錢法實錄分載數處今悉從本志就正月癸亥初命官日并書之朝廷用其說乃三月辛卯今亦并書實錄分載有詳有略今參以會要則本志所去取蓋得之不可不從也庚子發卒增築京城 二月丙申鑄天聖元寶錢 景靈宮有 真宗御容

將奉安於西京應天院丁酉命馮拯為禮儀使凡奉安御容多以宰相或近臣為禮儀使入內都知押班御藥管勾儀衛先迎御容至文德或會慶長春殿宿齋奉辭輔臣宗室前導既而酌獻出則百官辭于近郊 初自祥符天書既降始建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及 真宗誕節本命三元用道家法內外為齋醮京城之內一夕數處帝即位并 太后誕節亦如之靡費甚眾至是或以為言而宰相馮拯因奏海內久安用度宜有節 帝及太后曰此 先帝意也會寢疾不果行即詔禮儀院裁定禮儀院請帝及 太后誕節本命宜如舊它節命八宮觀迭醮舊一歲醮四十九請損為二十大醮二千四百分請損為五百齋官第給湯茗詔增醮分為千二百餘悉可既而拯又請天慶等應天河南大名河中鳳翔江陵興元江寧兗并亳舒洪抗潭福益梓夔廣桂二十一州

府醮如舊青徐曹鄆密陳許孟滑襄鄧真定澶邢相滄貝定
潞晉代京兆陝同華邠涇鄜延耀慶成揚廬壽宿真宣虔蘇
潤婺明越泉建彭絳漢印蜀嘉眉遂利閬連賀潮韶惠邕容
宜六十四州府醮用香燈花菓山泉藥苗餘小州悉罷詔亦
可之 三月己巳禮儀院又請罷天慶等五節天下賜燕詔
新定設醮州府賜燕如舊餘悉罷 減玉清昭應宮景靈宮
會靈觀祥源觀清衛卒以分配諸軍其工匠送八作司兗州
景靈宮太極觀清衛準此 三司減省所言在京四宮觀
歲入錢帛貫疋六萬七千二百有餘皆本處使臣專其出納
恐有侵弊乙酉以權戶部判官王釅閤門祇候劉懷德同主
其事 辛卯始行淮南十三山場貼射茶法 司天監上新
曆賜名崇天保章正張奎靈臺即楚衍等所造也命翰林學
士晏殊為曆序 夏四月己亥以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薛

奎權知開封府奎為政嚴敏擊斷無所貸人相與畏憚至私
以俚語目為薛出油語上達 帝因問奎謝曰臣知擊女媧安
避此 上益加重 辛丑中書言諸道轉運使副河北河東
陝西部署鈐轄都監并奉使契丹臣寮辭見請並許上殿奏
事從之初有 詔但令兩府大臣附奏太常丞直集賢院判
吏部南曹丁度言臣下出外必有所陳今一切令附奏非所
以防壅蔽也故中書為言卒得請 上初即位度上書論六
事一增勸講官二增諫員三補蔭用大功以 上親四選河
北河東役兵補禁軍五籍令佐墾田為殿最六几緣公事坐
私罪杖者聽保任遷官又嘗獻王鳳論於 皇太后以戒外
戚云 罷禮儀院從樞密副使張士遜等所請也以知禮儀
院翰林學士晏殊龍圖閣直學士馮元為判太常禮院同判
太常禮院官為同知院判太常禮院典禮所出大中祥符中又

增置禮儀院以輔臣領其事於是始罷禮儀院占公人二百
餘貫非泛行禮支給在外日逐行遣祇應不多詳定儀制久
來屬太常及禮院管句今請停罷所有承受宣勅行遣公案
諸般文字 丁巳詔翰林學士至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各舉
太常博士以上一員堪充諫官御史者以名聞先是上封者
言 真宗嘗於門下省置諫院御史臺別置憲官後執政潛
所畏忌乃優與職任而罷之近年以來貴近之臣多違憲法
比至懲罰已損紀綱請復置諫官御史三五員 國朝左右
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多不專言責而御史或領它局天禧初
詔兩省置諫官御史臺置侍御史以下各六員不兼職務每
月須一員奏事其後員缺不補故言者及之 欽州深在山
谷間土煩鬱人多死瘴毒推官延安徐的獻策于轉運使請
徙瀕水轉運使以間且留的再任辦役辛酉詔從其請的短
衣持挺與役夫均食築城郭立候樓為戰守備畫地居軍民

治府舍倉庫溝渠廛肆皆得所安 五月癸亥朔太常博士
鞠詠王軫法當磨勘審官引對 上閱其治狀並除監察御
史詠開封軫魏人也 辛巳罷先天降聖節進延壽帶續命
纓 六月戊申河南府言永定陵古民田十八頃凡估錢七
十萬 上曰營奉 先帝陵寢而償民田直可拘以常制耶
特給百萬 秋七月庚午以徐州文學劉顏為任城主簿顏
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舉進士第嘗知龍
興縣坐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百人採漢唐
奏議為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滕涉蔡齊等上其書故有
此命顏在任城會歲飢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十人 壬午命
知制誥張師德侍御史知雜事蔡齊詳定三司蠲納司應在
及放天下欠負應在者名物雖著于籍而實未嘗入官也時
上封者言 真宗初嘗遣使江浙蠲放逋欠因以即位赦恩

而命師德等自是更救命官除欠負遂為例 八月乙未以
鹽鐵判官侍御史劉平為尚衣庫使環慶路鈐轄兼知邠州
初 真宗欲用平丁謂乘間曰平出將家第宜任邊爾於是
太后思謂言故有此命屬羌明珠磨糜族數反覆平潛兵殺
數千人以功領賓州刺史 討明珠族不得其時附見于此當考 乙巳太常
博士曹修古為監察御史孔延魯劉隨並為左正言先是龍
圖閣直學士兼侍講戶部員外郎馮元主判諫院於是應送
隨等延魯昂子初為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
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
其事延魯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大驚已而莫不歎
服後知仙源主孔氏祠事孔氏故多縱放者延魯一繩之以
法上言廟制卑陋請加崇飭從之修古建安人上四事曰行
法令審故事惜財力辨忠邪辭甚切至丙午命侍御史知雜

事姜遵同放天下欠負 甲寅有芝生於天安殿柱召輔臣
觀之退奉表稱賀 乙卯詔羣臣就觀監察御史鞠詠言陛
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
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為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為
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亳州因朝
京師圖入相詠奏惟演儉人嘗與丁謂為婚姻緣此大用後
揣知謂將已萌懼牽連得禍因出力攻謂今若遂以為相必
大失天下望 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
語左正言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
去 馮拯病太后有復相王欽若意欽若時以刑部尚書知
江寧府上嘗為飛帛書王欽若字適欽若有奏至 太后因
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輔臣皆不與
聞已未欽若至國門始命中書徒知潤州光祿卿王隨代欽若

隨在江寧會歲大飢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飢者由并兼閉糴以邀高價爾乃大出官粟而私價遂平它郡計口以糴者不能自足輒多流死庚申王欽若始入見九月丙寅馮拯罷為武勝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欽若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拯自還京疾益甚上遣使諭以亮陰不克問疾賜白金五十兩拯叩頭稱謝五上表願罷相於是遣使即卧內賜告及旌纛又遣內司賓撫問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質太后賜以衾裯錦倚屏然拯平居自奉侈靡顧禁中不知也為相氣貌嚴重官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啓事使詣中書既至又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媿而去欽若再入中書謂平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為叙遷圖以獻冀便省

覽然欽若亦不復能大用事如真宗事時矣同列往往駁議欽若不堪曰王子明在政府日不爾也魯宗道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固非它人可企公若執政平允宗道安敢不伏戊寅召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馮元講論語仍賜御飛白書九月馮拯病不能赴河南己亥卒遣入內都知藍繼宗致奠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戊戌寇準卒於雷州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沒癸卯始命準為衡州司馬準弗及知也其妻宋氏尋乞歸葬西京許之道出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踰月枯竹盡出笋衆因為立廟號竹林寇公祠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趙賀言蘇州太湖塘岸壞及並海支渠堙廢浸民田即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領其

事伐石增堤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歸占者二萬六千
戶歲出苗租三十萬發運司占隸三司軍將分部漕舡舊皆
由三司吏自遣受賦不平或數得詣富饒郡因以商販貧者
至不堪其役賀乃籍諸州物產厚薄分劇易為三等視其功
過自裁定由是吏巧不得施是歲漕米溢常額一百七十萬
癸丑詔審官院自今知州軍同判知縣一並引對于便殿
冬十月王欽若復相監察御史鞠詠嫉欽若阿倚數睥睨其
短欽若心忌之會詠兼左巡率府率安崇俊入朝失儀詠言
崇俊少在邊有勞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責授太
常博士同判信州十一月戊戌詔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廣
南東西兩浙福建路轉運司自今師巫以邪神為名屏去病
人衣食湯藥斷絕親識意涉陷害者并共謀之人並比類呪
咀律修坐之非憎嫉者以違制失論其誘良男女傳教妖法

為弟子者以違制論和同受誘之人減等科之情理巨蠹者
即具案取裁先是知洪州夏竦言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
已勒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方脈首納到神像符籙神杖魂
巾魄帽鍾角刀笏沙羅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訖伏乞朝
廷嚴賜條約故降是詔都官貲外郎知漣水軍鄧餘慶受
枉法贓閣門祗候三陽寨主荆信監倉自糴粟入中殿直監
興平縣酒稅何承勛監進鎮鹽酒稅易著明並自盜官物各
貸死杖脊配廣南牢城壬寅詔以餘慶等罪狀申警群吏
癸卯詔吏部流內銓自今轉運使舉選人為京官者更增舉
主一人先是兩浙轉運使任臯舉崇德縣令向昱為京官
上令中書俟再有薦者乃擢之因著為令會要云向昱以舉
後似此者更候兩人
奏舉即施行當考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
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者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

數起大中祥符末薛田爲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摧其出
入久不報寇賊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城去而田代之
詔田與轉運使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議廢交子不復用
則貿易非便但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又詔梓州路提點刑
獄官與田若谷共議田等議如前戊午詔從其請始置益州
交子務 大理寺丞知彭山縣盧察乞官襄州以掃灑墳墓
上問察家王欽若對察父多遜故宰相謫死朱崖 上惻然
許之後贈多遜尚書亦由察請十二月 江州民陳蘊聚居二百年食口
二千而蘊年八十且有行義州以聞 上曰良民一鄉之表
旌之則爲善者勸矣甲子授蘊本州助教 辛未詔吏部流
內銓選幕職官知大縣闕京朝官故也 是歲天下上戶部
主戶六百一十四萬四千九百八十三口一千九百五十一
萬一千八百四十四客戶三百七十五萬二千一百三十八

口五百九十四萬四千一十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六十五

仁宗皇帝紀二

天聖二年春正月甲午詔禮部貢院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
各增置點檢試卷封彌巡鋪監門官有差 癸卯命御史
中丞劉筠等四人權知貢舉 戊申吏部銓引對選人九人
前東鹿縣尉王得說歷官寡過書考最多而無保任者
上察其孤平特擢為大理寺丞它日又引對選人有賈積善
者十四考無公私過雖無舉主特擢為京官賈積善事會要
在十月十五日
今附是月詔諸路州軍自今常留縣令管 勾簿書催督
稅賦及理婚田詞訟不得差出勾當小可公事及於縣鎮道
店場務比教課利其令佐年滿雖鐔牒放罷若一縣全然闕
人未得出給解由須本縣不至闕人即詩離任時諸州軍累
言屬縣令佐因年滿放罷及轉運司差往佗處比較課利有

一縣全闕官者故條約之會要天聖二年正月事三月襄州上將作監

致仕胡旦所撰漢春秋 上因問旦更歷及著書本末宰臣

王欽若對曰旦詞學精博舉進士第一再知制誥然不矜細

行數敗官今已退居嘗謂三代之後獨漢得正統因四百年

行事立褒貶以擬春秋 上稱歎之癸亥命旦為祕書監仍

錄其子彬為將作監主簿 乙丑召輔臣于崇政殿西廡觀

講孝經 庚午 上謂王欽若曰久罷貢舉慮遺天下賢俊

宜令禮部貢院精加校試將來放進士特增至二百人諸科

三百五十人 景靈宮舊晉邸也 真宗生于是 上即位

修萬壽殿名曰奉真將以奉安塑像庚辰命王欽若為礼仪

使 癸未 皇太后手書賜輔臣諭以臨 朝願治之意

乙酉工部侍郎知徐州李應杭坐前知兗州貪暴不法降授

將作分司南京 上問王叙若曰應杭貪墨如此何以官至

丞郎欽若對曰應機素無廉稱然監司未嘗按舉故得累資至此也 上曰外臺耳目所寄當職靡言咎將誰執丙戌詔

轉運使劉明恕李允元提點刑獄尚霖郭位特免勘各贖銅二十斤 三月戊子朔詔禮部諸科舉人不能對策者未得

退落先是上封者言經學不究經旨乞於本科問策一道至是對者多紕繆 帝以執經隸業不善為文特令取其所長

用廣仕路 己丑同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張君平言南京陳許徐宿亳曹單蔡穎等州古溝洫與畿內相接歲久

不治故京師數置水患請委官疏鑿之詔從其請君平陳八事一曰商度地形循古迹深廣之數州計土工置籍以記其

事二曰功不如所計或水壅害民田官坐罪償費直三曰察吏貪墨傍緣役事箕斂民錢者四曰知州通判令佐能誘部

民佐工費書為勞課與家便宜功多與重賞五曰禁民築堰

竭渚水捕魚以障河流六曰濬治按畢新書廣深九幾何校功力因其所出土積為堤七曰凡溝洫上廣一丈則下廣八尺深四尺高阜加深焉用此為率窳隆折計之便於覆視八曰古溝平淤為民田係賦籍雖開治者以鄉縣保證除其賦悉頒為定令 刑部奏舉新知候官縣韓中正為詳覆官 上曰中正嘗失入人罪比引對不與改秩奈何舉充法吏 壬辰判刑部石宗道罰金八斤詳覆官梁如圭罰銅十斤 丁酉奉安 真宗御容于景靈宮奉真殿 皇太后諭宰臣曰比擇儒臣侍上講讀深有開益宰相因言工部郎中馬宗元通經有行義可使入奉經筵 辛丑命宗元直龍圖閣宗元單父人也 癸卯王欽若等上 真宗實錄一百五十卷 上與 太后設香案閱視涕泣命欽若等坐勞問者父之賜燕于編修院降詔褒諭先是馮拯監修拯卒欽若代之於是

欽若加司徒修撰官李維晏殊孫奭宋綬陳堯佐檢討官王舉正李淑各遷秩賜器幣襲衣金犀帶鞍勒馬管勺內臣周文質劉崇超賞亦及焉錄馮拯子宮死副使端已為如京使淑若谷子也 禮部上合格進士姓名詔翰林學士晏殊龍圖閣直學士馮元編排等第乙巳御崇政殿賜宋郊葉清臣鄭戩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不中格者六人以嘗經 真宗御試特賜同三禮出身丙午又賜諸科一百九十六人及第八十一人同出身郊與其弟祁俱以辭賦得名禮部奏祁 第三 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推郊第一而置祁第十劉筠得清臣所對策奇之故擢第二 國朝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郊安陸人清臣長洲人戩吳縣人郊授大理評事同判襄州戩授奉禮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事放如咸平二年授官則如親策更詳之 壬子賜鄉貢進士張瓌太常寺太祝呂

宗簡進士及第仍附春榜。環泊孫宰臣王欽若女婿宗簡參知政事夷簡弟也。夏四月知池州李虛已言州縣春初豫支錢和買紬絹民或不欲者強之則為擾乃詔三司諭州縣毋得抑配非士產者罷之。天禧初上乳母許氏為宮人所讒出宮嫁苗繼宗及是邀駕自陳內寅封臨穎縣君以繼宗為右班殿直加許氏當陽郡夫人復入宮。庚辰以特奏名進士李道宗等四十三人諸科王播等七十七人為將作監主簿及諸州長史文學司士叅軍道宗等皆年踰五十嘗應六舉王播等皆年踰六十嘗應八舉。上因謂輔臣曰此雖舉業非工然閱其白首無成故悉甄錄之。宰臣奏見門堂後官一人詔吏部銓於選人內揀有出身好人材書札歷任無過犯人赴中書試驗公事自是多如此例皆即授京官充職或有由五房序遷者初命檢校員外郎經恩乃遷京官

充職。集賢校理葛昂張仲尹黃弼陳商范說等各乞外任差遣詔並與小處通判。太宗朝凡帶館職出皆知州景德後王昱劉奭並以官卑止與通判至是因用昱奭例。五月先是詔儀上。皇太后禮服太常禮院言開寶禮。皇太后當褱衣以青衣革帶青鞮舄白玉雙珮黑組雙大綬素紗中單蔽邾大帶首飾花十二株受冊親蠶朝會諸大事則服之。又隋制后服四等其四曰朱衣以緋羅為之晏見賓客則服之今議每朝謁神御往還乘輦服朱衣而蔽邾革帶大帶寶裝綬珮襪金飾履悉如衣之色常視事去蔽邾革帶珮襪或衣鞠衣則以黃羅為之亦用寶裝綬大帶履命內侍周文質如所議以製至是上之。六月己未百官表請聽樂不許表五上乃許之因諭王欽若曰今雖勉從衆請秋燕但當用樂之半其諸遊幸則心所未忍欽若對曰陛下雖孝思過人然

先王制禮亦不可踰也 壬申罷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
節宮觀然燈 戊寅監察御史李紘言近年臣僚舉奏幕職
州縣官例及五人已上及所舉之人四考以上者並得磨勘
引見其間有在任止一兩人奏舉替後遷延告屬外任官論
薦或請託仍得外處差遣臣僚發章奏舉欲望自今轉運制
置發運提點刑獄勸農使副使知州軍通判鈐轄都監崇班
已上並令奏舉本部內幕職州縣官在京大兩省已上並許
舉官其常參官及館閣曾任知州通判升朝官許依朝奏舉
餘升朝官未經知州軍通判已上差遣者不在舉官之限所
舉官須見在任者舉主但有轉運制置發運提點刑獄勸農
使副使兩人便與依例施行若一名舉到別無本處知州軍
通判即更候常參官二人保舉並乞與磨勘仍自今有犯罪
至徒者唯贓罪踰濫挾情固違不得奏舉外餘因公致私事

理不重亦許奏舉從之上因謂輔臣曰日閱天下舉官之奏
豈無繆者王欽若對曰從紘所請亦可少革其濫紘昌言從
子也實錄載紘奏請甚略今取會要并書之以存事始秋七月戊子詔以冬至有

事于南郊 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碩內殿承制朱緒點檢
山場所積茶初朝廷既用李諮等貼射法行之暮年豪商大
賈不能軒輕為輕重而論者或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
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滯積環敗
者請一切焚弃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因令碩等
行視既而諮等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
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
千給茶皆直十萬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
三之一所得不償其弊在於茶與邊糴相須為用故更今法
以新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二說法每券十萬茶售錢萬一

千至六萬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緡錢七十五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天聖元年用新法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緡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緡錢^{八錢}十五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爲出錢售之或折爲實錢給茶貴賤從其市估其先賤售於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輸實錢伍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已兌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已後茶仍增別輸錢五萬^者爲七萬並給耗如舊俟舊券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總直緡錢一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

及增收計爲緡錢六百五十餘萬異時邊儲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畜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弊其制置司請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因言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以搖動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爲游說願力行之無爲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傍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 已亥以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薛奎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奎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 監察御史張逸爲益州路提點刑獄勸農使 上謂輔臣曰益部民物繁富提案之任尤須得人逸堪其任否王欽若曰逸爲御史以清謹著今此選委必能稱職也逸榮陽人先以試校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將薦逸先設几案置印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良吏

迺奏之它日引對 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家貧願
得近鄉一幕職官歸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觀察推官數日母
喪去服除引對 帝又固問之對曰願得京官特改大理寺
丞 真宗雅賢必再召問逸者用必薦也知長水縣時王嗣
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縣貧不自給嗣宗假俸半年
使辦裝至縣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
逸改其居曰桂林里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
禱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時人異之 庚子以宰臣王欽
若為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為禮儀使翰林學士
晏殊為儀仗使權御史中丞薛奎為鹵簿使權知開封府王
臻為橋道頓遞使宰相為大禮使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
丞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為鹵簿使開封尹為橋道頓遞使國
初循用此制其後太常卿御史中丞兵部尚書或闕乃以學



士及它尚書丞郎領之其職事仍用禮院御史臺兵部吏如
故儀衛名物皆鹵簿使所領儀仗使唯督促諸司而已又使
領次第則大禮禮儀儀仗鹵簿而橋道頓遞最居其下 真
宗封禪五使皆以輔臣為之及上玉皇尊號宰相向敏中當
為禮儀使以年老不任贊導更命樞密使王欽若而敏中乃
領儀仗使蓋失其次第今有中丞而換使名非故事也 實錄
禮儀使讓王欽若誤也今悉改之初 真宗崩內遣中使賜
荆門軍玉泉山景德院白金三千兩令市田院僧不敢受本
路轉運使言舊制寺觀不得市田以侵農 上謂宰臣曰此
為 先帝殖福其勿拘以法仍不得為例既而寺觀稍益市
田矣 稍益市田 皇太后微時嘗過玉泉有老僧言後當極
貴既如其言累召不至故有是賜 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
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
見右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又曰遠方不足留曷游京

師乎父以貧為辟長老者贈以中金百兩至京師真宗判
南衙因張耆納后宮中及即位為才人進宸妃至正位宮
聲動天下仁宗即位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老
者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就問所須則曰道人無
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無三門后其念之起水既成
閣服用物下兩寺為錢以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既成
輒為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疊其
下門乃成蛟畏鐵也令玉泉僧堂梁記云后所建
朔燕崇政殿初用樂之半樂工奏技上未始矚目終宴猶
有戚容左右竊視無不感歎時詔下成都府召優人許朝天
等補教坊左正言劉隨以為賤工不足辱詔書監察御史李
絃言陛下即位尚未能顯巖穴之士而首召伶官非所以
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保大節度使錢惟演言
真宗幸澶淵禦契丹殺其大將撻覽盟而服之今謚號但稱
文不及武宜謚武詔兩制與太常禮院議增益之戊辰社
賜會如故事自是或宰臣請罷則止命中使分賜酒菓已
知幸國子監謁先聖文宣王召從臣升講堂令直講屯田郎

中馬龜符講論語賜龜符三品服已而觀七十二賢贊述
閱三禮圖問侍講馮元三代制度又幸昭烈武成王廟還幸
繼照堂燕從臣壬午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等請加上真
宗謚曰文明武定章聖元孝詔恭依九月庚子皇太后
手書賜中書門下以故中書令郭崇孫女為皇后諭輔臣
曰自古外戚之家鮮能以富貴自保故茲選於衰舊之門庶
免它日或撓聖政也冬十月庚辰新修三司成凡一千一
百七十二區命知制誥宋綬為記辛巳詔自今赦書令刑
部摹印頒行時判部燕肅言舊制集書吏分錄字多舛誤四
方覆奏或致稽違因請鏤板宣布或曰版本一誤則誤益甚
矣王曾曰勿使一字有誤也遂著于法議摹申赦書以頒四
方衆不可而止其後四方覆奏赦書字誤王沂公始用冠議
令刑部鎖宿雕字人摸印宣布因之曰官亦乞摸印曆日舊
制歲募書寫費三百今今模印止三十千或曰一本誤則千
百本誤矣沂云曰不令一字有誤可也自爾遂著于今子融

稱議初出於某公不知何據今十一月庚午加上真宗

但從正史實錄稍增益之

謚 乙未朝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 丙申饗太廟丁酉合

祀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 乙巳立皇后郭氏 辛亥王欽

若封冀國公曹利用改封魯國公文武百官並加恩故事輔

臣例遷官參知政事呂夷簡與同列豫辭之遂著為式

明退朝錄云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

年南郊呂夷簡懇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按咸平初孫何建

議已嘗釐革敎求十二月丙寅權判都省馬亮言天下僧以

數十萬計間或為盜民頗苦之請除歲合度人外非時更不

度人仍自今毋得收曾犯真刑及文身者係帳詔可 是冬

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以問二府皆請備粟練師

以待不虞樞密副使張知白獨言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兵

者以 上初政觀試朝廷爾豈可自生釁邪若終以為疑莫

如因今河決以防河為名萬一有變亦足應用未幾虜果罷

去 雄州候卒報有兵入鈔邊眾皆恐知州高繼忠曰虜歲

賴吾金繒何敢渝盟居自若已乃知敦海人叛契丹行剽兩

界也司馬光所記聞云天聖初契丹遣使借塞內地牧馬朝廷疑

殿中問之欽若曰不與則示怯不如與之

奈何延之塞內欽若曰不與則示怯不如與之

詔曹瑋使奏乞整頓士馬以備非常

入寨瑋遣使致書稱彼境荒饑云王欽若再從之契丹書天聖不

告中外未遣使致書稱彼境荒饑云王欽若再從之契丹書天聖不

遂依上曰理將何如欽若曰或咸平中彼事然曹瑋對曰願若與

明年十一月定州也皆恐傳聞之誤今悉不取

未嘗知定州也皆恐傳聞之誤今悉不取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六十六

仁宗皇帝紀三

天聖三年春正月丙戌 戊子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朔方節
度使蕭從順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韓紹芳來賀長寧節見於
崇德殿 皇太后垂簾置酒崇政殿遂燕崇德殿御史中丞
薛奎館伴從順欲請見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而契
丹使來獨不得見奎折之曰 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群
臣亦未嘗得見也從順乃已及辭從順有疾命宰臣王曾押
宴都亭驛從順問曾南朝每降使車悉皆假攝何也曾曰使
者之任惟其人不以官之高下今二府八人六嘗奉使惟其
人不以官也從順默然 此據王曾言行錄猶刪潤之 既上壽從順桀驁稱
疾留館不以時發 上遣使問勞挾太醫診視相屬于道樞
密使曹利用請一切罷之從順知無能為徐引去 辛卯長

寧節近臣及契丹使初上 皇太后壽于崇政殿 乙未開
封府言長寧節請如乾元節度僧道三百八十人詔止度三
百人 二月辛酉試身言書判選人前惠州軍事判官林冀
等七人與京官餘四十八人第遷如故事先是翰林學士晏
殊等以冀等名聞 上問輔臣身言書判足以盡人材乎王
欽若對曰朝廷設此以旌別選人若四者悉有可采固宜升
進也 乙丑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薛奎罷為集賢院學
士知并州或譖奎漏禁中語也既而秦州闕守 上以奎屢
官西邊習其土風即改奎知秦州仍給集縣院學士見俸秦
州宿重兵兵費常不足奎務為儉約教民水種謹商筭歲中
廩粟積者三百萬征筭行者三十萬覆民隱田數千頃復得
芻粟十餘萬三月丙子徙知河南府樞密直學士陳堯佐知
并州每汾水漲州人憂溺堯佐為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

亭民賴其利 度支副使禮部員外郎蔡齊為起居舍人刑
部郎中直史館章得象為兵部郎中並知制誥初召齊等試
中書 上閱其試文謂宰臣曰兩制詞臣以文章為職業然
須材識周敏操履端方乃可副朝廷中外任使也王欽若等
言齊及得象所長 上始命之 夏四月己未賜輔臣御飛
白書十軸仍刻石以賜近臣 丁丑詔三館所寫書萬七千
六百卷藏太清樓初大中祥符中火焚館閣書乃借太清樓
書補寫既而本多損蠹者因命別寫還之 是月以龍圖閣
直學士刑部郎中劉燁知河南府燁先世代郡人後魏遷都
因家河南唐末五代之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或爵命中
絕而世系無所考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雋
生隋大理卿坦坦生唐渝國公政會由政會至燁十一世皆
葬河南而世諱具存燁嘗權發遣開封府事獨召見 太后

問曰知卿名族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燁曰不敢它日數問之燁無以對因爲風眩仆而出乃免 五月右正言孔延魯嘗遷官願不遷而爲其父祠部郎中致仕勗求三品服 上曰子爲父請可從也乙未以三品服賜勗王欽若等曰延魯所陳足厚風俗陛下曲從其請實資孝治也 己亥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兩浙轉運司又言逋有節行居西湖二十餘年未嘗入城故也 己酉詔臣寮奏蔭子弟並須言服紀親疎即不得奏無服之親其冒奏者雖遇赦降不原初諫議大夫趙湘以孫爲子奏授京官已而自陳殿中侍御史李紘言湘若不自陳則朝廷莫究其弊請條約之而降是詔趙湘以孫爲子事當考詳 六月丙辰降直昭文館陳從易爲直史館集賢校理聶冠卿李昭遘並落職先是從易等校太清樓所藏十代興亡論字非舛誤而妄塗竄竄以爲日課 上因禁中覽之

故及於貴冠卿新安人昭遣宗諤子也 秋七月辛巳知邵武軍職方員外郎吳植除名與上佐官安置殿中丞余諤追一官勒停右侍禁鄭斌衙前編管初植爲新繁尉王欽若安撫西川嘗薦舉之於是植被疾懼廢乃附諤黃金二十兩令納諸欽若求外徙諤未至植又遣使抵欽若第問訊語頗喧欽若知不可掩即捕送開封府既又請侍御史臺選中使監劾植初諤未嘗納金反誣吏誤以問諤語達欽若侍御史知雜事韓億窮治乃得其實然金尚在諤處也斌以追植赴獄輒受賊不即行故皆及於貶有語撫慰欽若而億并案欽若繆舉之罪詔釋不問時宰執晨朝集待漏院曾宗道視欽若獨不語意象愠甚旣明欲上馬忽有鼠突出頗惶擾宗道曰汝猶敢出頭欽若甚媿焉 壬寅以前戶部郎中夏竦起復知制誥竦才術過人然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

世目為姦和嘗上疏乞與修 真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
潛至京師求起復依內官張懷德為內助而王欽若雅善竦
因左右之故有是命 八月辛亥知益州薛田言本州解發
舉人自張詠以來例給館券至京師今得三司移文乃責吏
人償所給官物恐非朝廷之意 上曰漢貢士皆郡國續食
今獨不能行之遠方耶其令悉蠲之 李諮等既條上茶法
利害朝廷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然論者猶爭言其不
便辛未命翰林侍讀學士孫奭知制誥夏竦同工部郎中盧
士倫殿中侍御史王碩如京使盧守勲再加詳定 九月庚
辰朔以戶部郎中知制誥夏竦為契丹生辰使內殿承制閣
門祇候史方副之度支副使兵部郎中姜遵為正旦使內殿
承制閣門祇候許懷信副之右正言直史館張觀為契丹妻
正旦使東頭俱奉官閣門祇候趙應副之專遣使賀虜宴正

且始此竦自言父承皓與契丹戰沒母喪未暮義不可行改
命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馬宗元 丙戌詔審官院自令見
任并帶職京朝官磨勘並如景德四年七月敕施行其非時
替移年限未及者並候四周年與轉官冗是京朝官代還無
殿累者皆考課遷官故景德中詔須見任及三年以上者乃
得引對天禧中外任及三年以上者雖天到闕聽磨勘於是
申明舊制更立四年之限 實錄云因以舊制申明按前此轉
別立四年之限則稍益舊制不獨申明矣又實錄字或脫
錯不通參考會要稍刪之蓋天禧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詔書
實錄也冬十月辛酉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晏殊為樞密副使
不載也 庚午宰臣王欽若為譯經使唐譯經使以宰相明佛學者兼
領之 國朝翻譯經論初令朝官潤文及丁謂相始置使而
欽若乃因譯經僧法護等請為使議者非之 壬申十月二
會此據 判國子監翰林侍讀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馮元等

奏近召河南縣主簿郭植充直講勅令發遣歸任所闕直講
別舉官以聞臣等知植文學優長復行脩謹欲望且令在監
分經講誦詔以植為國學說書仍令自今於參選人內保奏
不得抽差見在任官植祥符人也 甲戌權知開封府王臻
請委清望官於見任京朝官內保舉進士出身曾歷親民者
知畿內縣從之 十一月孫奭等言十三場茶積未售六百
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
皆麤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
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倚貼
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請罷貼射
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而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宜優之請凡入
錢京師售海州荆南茶者損為七萬七千售真州等四務十
三場茶者損為七萬一千皆有奇數入錢六務十三場者又

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庚辰詔從奭等議自是河北入中復

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推貨務錢償之

本志云十月遂

罷貼射法恐脫誤今從實錄

初計置司議茶鹽利害因言解州安邑兩池

舊募商人售京西諸州鹽者八錢京師推貨務乾興元年歲

入纔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三年數損十四萬請一切罷之專

令入中並邊芻粟及為之增約束申防禁以絕私販之弊於

是復詔入錢京師從京師所使 前江東縣主簿王琪上疏陳

十事曰復制科禁錦綺珠貝置營田立義倉減度僧罷鬻爵

權酤和糴行鄉飲籍田復閱武之法興郡學令公卿子弟入

國學置五經博士進士專經上以琪學通世務特命試學士

院甲申授大理評事館閣校勘琪成都人也 司徒兼門下侍

郎平章事冀國公王欽若既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

歸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戊申卒 皇太后臨奠出涕贈

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遣官護葬事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女婿大理評事張瓌除祕閣校理瓌洎孫也 國朝以來宰相恤恩未有欽若比者欽若狀兒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瘦相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 上意又性傾巧敢為矯誕 太后以先朝所寵異故復用之及吳植事敗 太后頗解體同列稍侵之欽若邑邑以沒太后解體據溫公邑邑以後有詔塑其象茅山列於仙官左正言劉隨言欽若賦污無忌憚考其行豈神仙耶宜察其妄不報晏殊作茅山五雲觀若賦記載起觀事由或可附此十二月壬子贈右侍禁閣門祇候王仁嶼為崇儀使初仁嶼為歸峽岳鄂都巡檢使與蠻賊力戰以沒至是其子化成乞贈官而中書以歲久重於施行 上曰死鋒鏑之下人之所難豈可以歲月為限乎乃加贈之 癸丑宰臣王曾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樞密副使

尚書右丞張知白加工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樞密使曹利用加司空甲寅樞密副使張士遜加左丞參知政事呂夷簡加禮部侍郎魯宗道加給事中樞密副使晏殊加刑部侍郎國朝故事叙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咸平初曹彬以樞密副使兼侍中位戶部侍郎平章事李沆下循故事也乾興初王曾由次相為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為重詔利用班曾之上然議者深以為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王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廬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閣門不敢裁 帝與太后坐承明殿久至遣押班江德明趣閣門閣門惶惑莫知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鬱不平 帝使張士遜尉曉之 庚申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

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及聞召張旻于河陽為樞密使
疑代已始悔懼焉 殿前副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楊崇勳
嘗詣中書白事屬微雨新霽崇勳穿泥鞞直登堦曾領之不
以常禮延坐崇勳退劾奏其失送宣徽院問狀翌日對 上
請傳詔釋罪 太后問其故曰崇勳武夫不知朝廷之儀舉
劾者柄臣所以振紀綱寬釋者人君所以示恩德如此則仁
愛歸於上而威令肅於下矣 癸亥徙崖州司戶參軍丁謂
為雷州司戶參軍謂家寓洛陽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
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致于西京留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
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聞 上見之感惻
故有是命謂雅多智是猶出於揣摩也宰相言謂天下不容
其罪而竄之今不緣赦宥未可內徙 上曰謂斥海上已數
年欲令生還嶺表爾 魏泰叙此事繆妄最甚今不取張唐英
所載差近之故正史循用然謂必不敢

上表特與其家人 乙丑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張
書爾唐英亦誤 旻依前充樞密使旻尋改名耆 歐陽脩作晏殊墓
疏論旻不可為樞密使當考
癸酉契丹遣彰勝軍節度使蕭穆古潘州觀察使鄭文囿來
賀 皇太后正旦虜使賀 太后正旦始此



